

岭
南
遗
书



春秋別典卷第七

嶺南遺書

海陽 薛虞畿 舜祥揆

魯襄公

二十五年起

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匙上車則失轍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二十五年新序義勇篇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弑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

惜也

說苑君道篇

崔杼弑君邢蒯聩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聩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聩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余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曰邢蒯聩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猶飲食而遇

毒也

說苑立節篇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

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
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子謂晏子曰子
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我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
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非仁也
刼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
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勾之嬰之不回也崔子舍之
晏子趨出授綏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
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

晏子十七年始見
傳 新序義勇篇

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
祥晏子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子不說

直兵造胷勾兵鉤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齊國與子共之不變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聞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

呂氏春秋知分篇

延陵季子遊於晉

二十九年

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

嘻力絀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

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

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入其都新

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絀

也吾立其朝其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伐善而不上諫吾

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說苑政理篇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之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誨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邱墓

新序
節士

篇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

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
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季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
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
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韓詩外
傳十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
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槁終日灌韭百區不
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敗我非
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灌之不知改已鄧析
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憚自恥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
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說苑反
質篇

鄭之富人溺洧水者人得其屍者其子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金愈益求愈甚其子患以問鄧析曰置之彼必無所更賣矣子產治鄭三十年子皮授子產政昭二十年卒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鄭國大亂民日譴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民心乃服法律大行

按左氏定八年顓駟嗣大叔爲政殺鄧析傳非之諸書多作子產殺鄧析何也

呂氏春秋離謂篇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

列子力命篇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裳之

不美車服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
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
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

簡公襄七年立
說苑政理篇

鄭昭公之時以所愛徐摯爲相國亂上下不和大宮子期
言之君以子產爲相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
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
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
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日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鄭昭公在魯桓公年非子產時
君也疑簡公史記循吏傳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甲兵
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

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殛簡公

之身無患

韓非子
外儲說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
寡人之事也國人不定朝廷不能治與諸侯交不得志子
之事也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
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李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
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韓非子
外儲說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
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子產在
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乃輟攻鄭

呂氏春秋
求人篇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
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夫中行氏之爲政也以苛爲察
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斂爲良譬之其猶
韓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新序雜
事篇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君之道清淨
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
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蹟以臨
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襄十五年晉平公立昭十
年平公卒在位歷年多而

事甚衆難一一以年考也盡繫
於襄之末年 說苑君道篇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
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

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

不聽不賢也

說苑善說篇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割斷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薦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晉悼公命叔向傳太子彪卽平公故叔向事獨多新序雜事篇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公作色大怒問曰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

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人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

說苑反質篇

晉平公過九原而嘆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之爲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

也

新序雜事篇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飢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飢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無隱左右言及國無罪

昭元年敗狄於

大鹵

說

苑善說篇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出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

說苑建本篇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

淮南子齊俗訓

晉平公之時寶藏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

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平公曰善自今以往請

藏於百姓之間

韓詩外傳十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而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說苑貴德篇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

韓非子外儲說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非子
外儲說

晉平公鑄大鐘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
之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師涓
至果知鐘之不調也

呂氏春秋
長見篇

晉平公泛西河中流樂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之樂此
也船人盍胥

一作
固桑

跽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

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君苟好士
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吾食客二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租
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尙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
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
不能加高損一把飛不能加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也將